

義務撈屍人

慰藉生者 打撈良心

「我只想讓大家知道，黃河邊還是有好心人的。」在黃河邊長大的河南中牟人王喜軍，2012年聯合當地漁民成立了義務撈屍隊，3年來，他們一接到求救電話便會放下手中的農活兒，立馬下河撈人。「這是個良心活，不能收錢，收了良心上過不去。」一口河南腔的王喜軍說不出為什麼義務撈屍的大道理來，只反覆說着「良心」二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張玉清 河南報道



王喜軍與隊員在河北邯鄲撈人。 受訪者供圖



王喜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本報記者劉蕊攝

王喜軍採訪頗費了一番周折，每次打電話給他，他不是去撈人的路上，便是正在河裡撈人。

「也不知道是因為天太熱還是別的原因，今年掉河裡的人特別多，有時候一天都能接五六個求救電話。」進入9月份，王喜軍才稍稍鬆了口氣，不用每天開船下河了，但他的手機24小時開機。「我的手機已經成了求救熱線了，不敢關。」

看不慣挾屍要價 成立義務打撈隊

「光今年7月份就撈了29個人。」王喜軍從不說「屍體」兩個字。

從小泡着黃河水長大的王喜軍對母親河可謂瞭如指掌，也見慣了「落水」這樣的事情。「平時看見了都會搭把手幫個忙。」在王喜軍看來，撈人順手就做了。「我們都是農民，平時就是打魚種地。也辦好事了，也打魚了，幾不耽誤。」

抱着這樣樸素的想法，王喜軍實在看不慣「挾屍要價」。「在電視上看到過，有些撈人的為了掙錢，即便把人撈上來也不給家屬。他們心裡能過意得去?!」王喜軍反問記者。

「黃河邊上還是有好人的。」就為了證明這一點，王喜軍在2012年決定成立義務打撈隊，並取名「厲風」，「是個來黃河邊釣魚的老教

授給取得名字，意思是說我們的船跑得快。」不只是船跑得快，人更是「雷厲風行」。王喜軍說，「中國人講究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們幫家屬找到屍體，是對死者的尊重，更是對家屬的安慰。（撈屍隊）成立儀式上，我們對着黃河和隊旗發過誓的，絕不靠撈人掙錢！」

王喜軍的想法得到了鄉親們的支持。撈屍隊剛成立時僅有兩條船，現在已有十多條，五十多個隊員。「經常下河撈人的有二十多個，其他的就在岸上幫幫忙，抬船、做飯……」

盡心盡力 撈不到心不安

王喜軍能根據水勢、地勢判斷落水人的下落，「河底平的用網，底不平用鉤」，80%以上都能打撈成功。

如此高的成功率，源於王喜軍的不放棄。有時候為了找一個人，他能帶着隊伍連續幾天甚至幾個月搜尋。「看着家屬的無助，實在不忍心。」

原本只打算在鄭州至開封這一段打撈的王喜軍帶着他的團隊和船隻早已跨了地區、跨了省，連河北安徽的家屬都打電話向他們求救。

王喜軍第一次走出中牟，是到170公里外的洛陽市。「死者的父親每天都騎着自行車到河

邊尋找，從河北沿走到南沿再從南沿走到北沿。」

據王喜軍介紹，他們花了5個月的時間才將死者打撈上來。「每個星期去個兩三次。洛陽那邊都是石頭，鉤和網都不能用，屍體一直浮不上來。只能憑感覺找，最後我們推斷可能是卡在石頭下面了，順着石頭摸才找到。」

費用日增 隊友賣豬兌錢心中愧

王喜軍說，隨著跨省跨地區打撈，費用日漸多了起來。「尤其是去年，隊員們一起打魚掙了有十多萬塊錢，光撈人都花去8萬多。」王喜軍強調，「都是用在船隻的維修和加油上。」為此，有極個別員工離開了打撈隊。

王喜軍說，現在撈人的費用都是隊員兌錢。「隊員們都是農民，家裡都不寬裕。有個隊員為了兌錢把家裏一頭老母豬給賣了。剛開始我不知道這件事，後來聽說他們夫妻吵架才知道。」

說到這裡，王喜軍眼睛一紅，「我作為隊長，覺得挺對不起這些隊員們的。跟着你別說賺錢了，還得往裡貼錢。」

但留下來的隊員們卻沒有什麼怨言。「不論是在地裡掰玉米也好鋤蒜也好，一說撈人，活兒一扔就來了。」

王喜軍從來不說「屍體」

網絡搜索「撈屍人」，滿眼不是「撈屍人月入10萬」便是「見紅包才撈人」，讓人心煩。不過還好，黃河邊有這麼一群好人。採訪完王喜軍的當日下着小雨，記者驅車沿着黃河大堤往回走，兩邊的槐樹落英滿地，綠的樹、黃的花、原本坑坑窪窪的路頓時顯得美起來。猶如這些樸實的農民，善良、正直都在憨憨的笑容裡以及笨拙的話語裡。

「沒錢了，就少開兩艘船。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我支撐個三五年還是沒有問題的。」為了費用問題，王喜軍曾想在黃河邊搞個農家樂什麼的，但他很快打消了念頭。「不想因為錢的問題讓大家誤會。」

每當有家屬要給錢，王喜軍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有的都送到家裏來了，但這個錢不能要。」王喜軍堅定地告訴記者，「他是個農民，我也是個農民，他有困難我幫他一把，不是圖什麼回報。更不想因為收錢讓自己良心上過不去。」

難怪王喜軍從來不說「屍體」二字，他哪裡是在打撈屍體，分明是在打撈良心！



黃河厲風義務救援隊隊員合影。 受訪者供圖



撈人時，隊員們自帶饅頭鹹菜。 受訪者供圖

精靈國國王 給袖珍人一個家

在河南鄭州，患有矮小症、今年39歲的楊群輝，身高只有135厘米。就是這個小矮人卻被媒體稱為「團長」甚至「雷鋒」——他將全國各地的袖珍人匯集到一起組建「快樂精靈藝術團」、開袖珍人餐廳、籌備憨豆郎搞笑劇場……在記者與他接觸的時間裡，發現他這個「團長」當得並不輕鬆，路人側目、經營不善將這個「小矮人」壓得喘不過氣，但他卻從不悲觀絕望，他更像「精靈國的國王」，始終相信袖珍人是精靈般的存在，要向人間播撒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實習記者 李維 河南報道

天生鬚髮、方臉大眼高鼻樑的楊群輝臉上總是掛着笑，只是每每被問及袖珍人到底有何不同時，便哽咽說不出話，「他們是不發育的，生理一直停留在小孩階段……不能像正常人一樣擁有家庭與孩子。」為此，楊群輝一直想要給袖珍人一個「家」。「沒有歧視，沒有誰看不起誰，只有快樂地生活。」為了組建這樣一個大家庭，楊群輝做了很多嘗試。

網上發帖 組建藝術團

因為個子矮小，楊群輝自小就很自卑，「受不了周圍人異樣的目光，甚至會怨恨父母，為什麼自己會是這樣。」

2002年，他在一個歌舞團老師的鼓勵下進入了演藝行業。之後一直在商業演出和夜場中來回漂泊。「我一直希望用自己的幽默，給更多的人帶來快樂。」

自此，「快樂」便成了他的「標籤」。他不希望小矮人因為身高問題便失去享受快樂的權利。2009年7月，楊群輝在網上發帖，尋找和自己一樣的袖珍人，要創辦一個屬於袖珍人的藝術團——「快樂精靈藝術團」。剛開始，響應的只有3個人，但是隨着藝術團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國各地的袖珍人都慕名而

來，最多的時候，藝術團有30多名袖珍團員。

袖珍人餐廳 慘淡經營

現實中，「快樂精靈」並不快樂。「每天都接到很多電話，只是因為我個人能力有限，實在無法接納所有的袖珍人。」在這個過程中，他曾被罵「騙子」，藝術團也曾因資金問題多次解散。每次解散，大家都會因難捨難分，又聚到一起。「觀眾挺喜歡我們的表演，但是袖珍人表演還是很受局限的，很多高難度動作都不能演。」楊群輝說。因此，藝術團的演出場次並不多。

但最讓楊群輝無法忍受的是，在表演過程中袖珍團員們會受委屈。「極少數沒有素質的觀眾會跟團員們比身高，甚至讓團員跳起來摸他們的頭。」

為此，楊群輝轉變思路，「辦餐廳，這樣大家都能在一地方安定下來。」

去年，楊群輝的「快樂兒童話主題餐廳」一經開張，便吸引了眾多眼球與關注。然而，熱鬧過後確是「客流量少」的殘酷現實。在位置稍偏、沒有車位、經驗缺乏等諸多因素影響下，短短5個月時間，這間飽含着所有隊員創業之夢的餐廳就以20萬元的虧損而宣告倒閉。



楊群輝（右）參加演出時與其他演員合影。 受訪者供圖

籌建搞笑劇場 誓做「中國憨豆」

楊群輝坦言，從去年到現在，自己真的有點崩潰了。他也苦惱，「為什麼身邊這麼多和自己一樣的袖珍人？我們的出路到底在哪裡？」

不堪重壓的楊群輝於今年7月初決定正式解散自己創辦五年的藝術團並將餐廳出租。

「現在分開了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遺憾，我沒有把這個團隊帶入最輝煌的時候。」楊群輝說。

如今，藝術團的一部分團員在鄭州一家收養自闭症兒童的機構做老師，另一部分則到北京開展皮影戲表演。「雖然藝術團解散了，但是看到團員們都有好的歸宿，我就放心了。」楊群輝說。

但仍有些團員不捨得離開。「有困難我們可以跟楊團長一起克服。」被稱為「袖珍三公主」的姑娘們告訴記者，她們從2009年便一直跟着楊群輝，「他就是

我們的主心骨。」

儘管暫時解散了藝術團，但楊群輝的舞台夢還在。他喜歡憨豆先生，希望自己能夠做「中國憨豆」。在外打拚的幾年時間裡，楊群輝主要以幽默劇表演為主，他的表演總能讓劇場所有的人樂得合不攏嘴。

目前，楊群輝正在籌建憨豆郎搞笑劇場，為此，還專門去了北京的劇場做調查。儘管楊群輝這個「精靈王國的國王」成了光桿司令，但他堅信，「生活充滿了正能量。」他說，社會的現實壓力很大，袖珍人也經常會遭遇異樣和不理解的目光。但我們不需要在乎別人的議論，只需要向着自己的路前進。

而他始終抱有希望，「如果我有能力，還是希望能夠幫助袖珍人。」



「快樂精靈藝術團」未解散前，楊群輝帶袖珍人遊玩。 受訪者供圖



楊群輝的憨豆郎劇場。 受訪者供圖